



源於真蓮

李漢源

港運會開幕禮

世界上很多的國家、地區、城市，大部分的運動會：例如美國有全美運動會、歐洲有歐洲運動會、中國有全國運動會(全運會)等等，香港於1997年回歸以後也有派運動員參與全運會。在2007年，香港也首辦了全港運動會，每兩年舉行一屆，以十八區為參賽單位，讓全港市民投入代表自己的地區進行運動競賽，為自己的社區團結一致，爭取榮耀。

大型綜合運動會，通常也會舉行一個開幕禮，雖然香港運動會規模比較小，但對負責不同大小運動會開幕禮的我而言，我希望代表香港的運動會氣勢上能夠不下於人，於是想沿用奧運開幕禮形式舉行：由運動員進場、升旗儀式、主禮嘉賓宣布開幕、火炬進場燃點、文藝表演，到著名歌手演唱等，排場一點也不馬虎。基本上只要做齊以上幾個環節，一個半小時開幕禮的內容就已經相當豐富，令觀眾目不暇給，不過要吸引觀眾眼球，也要先吸引觀眾入場或收看，這部分則要首屆內容分量。



●當年港運會司儀(攝於紅館)。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何必為花愁

疫情下為全民健康着想取消年宵花市後又話重開，也是政府迫不得已的措施，其實無花過年，也落得清靜，老實說，年宵那樣的熱鬧場面，更加不宜兒童插足，可是偏偏又是很多家庭重視的親子節目，不是新冠橫行的年宵，拖男帶女出遊無可厚非，今時今日這樣的特殊環境，大人小人摩肩接踵擠身百花叢中也真教人觸目驚心。

至於其他乾貨濕貨，大可事前排日子準備，用不着年宵來辦，無鮮花有期限，而且大多接近年晚盛開，基於傳統習慣，也真有些家庭無花過年總是若有所失，有議員提議屋邨擺花檔，此法或者可行，但是為免人群過擠，梅蘭菊竹桃花牡丹等不同類型花種，還是最好分類設檔，以便不同愛花人士集中選擇他們的心水花種，免致花多眼亂，拖延選花時間，人龍過於混雜，流動也欠暢通，可是花農又嫌遊人不多而反對，其實屋邨住戶多，化整為零生意也未必少做，花檔送到門前，說不定屋邨住戶還多買幾束呢。

買不到花便悶悶不樂，無疑等同自設情緒陷阱，有些年輕人迷信「桃花運」，買不到桃花便整年不

開心，但是買到桃花，花開不成又不開心，等到桃花開了，又怕可能是桃花劫。

有人就是視花為一年預兆，買花後日日提心吊膽，怕它開不開成不好，忌這忌那，連小孩子無心對花說了句意頭不好的話也牢記在心，總之為了區區一紮年花而自困愁城，何苦！曾經有個每年都買年花的朋友，某年買不到要買的花，幾乎悶到年尾，可是事後回顧無花那年，平安無恙，事業上還有意外收穫，以後就連花都不買了。

當然，買花賞花，不失為過年情趣，但是過於執着運氣，便容易形成心魔，有花無花過年也應同樣開心，正如平安是福，平靜也是福，真的犯不着為一束花看成天一樣大的事，何況花在瓶中空自插，買花的人，也不一定好好賞過花。



●假花長開不謝，一樣迷人。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方芳

「隔離」專家

全球疫情持續，航空業、旅遊業冰封，又一間旅行社遭散長線導遊及日本導遊，涉及120人。旅遊無望，與其在空中等，不如早日解脫。

去年報名埃及遊，因為疫情的安全考慮，我們選擇了延期，去年還有與旅行社談判的勁頭；今年大家都在問，我們的旅行社還能捱下去嗎？即使旅行社撐得住，我們都沒有「隔離」的勇氣。

聽陳欣健說，他往廣州工作，要在酒店房間「隔離」，最慘是沒有人跟他說話，連隻蟻行過都覺得幾好睇。

倒是有一對旅遊同伴，他們為兒孫情、父母情，兩年內不懼多次「隔離」，飛越南北半球，遊走於香港、廣州、新西蘭三地，兩年內經歷14+14的強制家居隔離、14+14的強制酒店隔離、近130天的封城宅家隔離……久久就收到他們在某地「正在隔離」的訊息，大家都戲稱他們「隔離」隔上了癮，成為了「隔離專家」。當然，他們在付出「隔離」的同時，在新西蘭和內地都享受到旅遊的樂趣。

沒有親人在海外，在香港什麼地方都不去，高度戒備，守身如玉，「強制隔離」也隨時來敲門；有些事情非出境不可的，「隔離」更是無可避免。請教「隔離專家」，怎樣執「隔離包袱」。1.帶備整套床上用品作更換。2.帶上14天梳洗護理用品，包括更換衣物。3.足夠酒精消毒濕紙巾。4.煲水電熱壺和水杯。5.書籍、迷你音響、收音機、手提電腦、充電線、電視節目解碼盒、熟悉的手工藝、運動如橡皮帶、乒乓球拍。6.零食、茶葉、咖啡、奶茶、充飢乾糧。7.14天的常用藥。8.長期病患醫學證明書。

是否把一個家都帶去呢？如果你不怕與蟻解悶，當可輕裝上陣，14天的獨處，很難打發時間，只怕是，連蟻也沒有一隻哩……



百家廊

韓小榮

做心的主人，需取捨有度

女兒上小學時，我家住在珍珠泉大院附近的曲水亭街。珍珠泉是一個大泉群，大小泉眼十來多個，個個美不勝收。閒暇時，我常常帶女兒去大院裏看泉池中的錦鯉。有一次，我帶上幾個饅頭，準備和女兒去犒勞那些漂亮的游魚兒。鄰居家的孩子小寶想跟我們一起去玩。小寶的媽媽正在曲水河沿上洗衣服，她同意了兒子的要求。我只好說，走吧。於是，兩個小學生一左一右，猶如兩個小保鏢，簇擁着我來到濯纓泉池岸邊的涼亭裏。

兩個孩子迫不及待掰碎饅頭，啪啪扔進池中。游魚嘩啦竄過來，爭相搶啊，那場面驚心動魄，煞是壯觀。我們嘻嘻哈哈，樂不可支，一會兒工夫，五個大饅頭，全部銀光光。魚兒吃飽了，連個招呼也不打，搖頭擺尾散了開去。我們自是戀戀不捨。小寶問我，阿姨，我家有綉子，我回家拿來，咱們連幾條回去餵養吧？女兒在一旁歡呼，對呀，對呀，連回家天天給她好吃的。我說，這可不行，這是公共場合，咱們要舉止文明。兩個孩子不約而同嘟起小嘴說，這裏又沒人管。

我見縫插針，忽然想起「無主之梨」的故事來。話說，古代有一位很正直的讀書人，叫許衡。有一年夏天，許衡的家鄉遭遇兵匪搶劫，人們四處逃難。經過河陽時，許衡累倒在一棵梨樹底下。這時候，又來了幾個逃難的人，他們爭先恐後爬上樹摘梨子吃。許衡默默看着他們，紋絲不動。有人問：「你傻嗎，大家都吃梨子，你為什麼不摘來吃？」許衡說：「這些梨又不是我的，我拿來吃就是明搶啊！」那人說：「這梨樹，生在路邊，兵荒馬亂年代哪裏會有主人呢，不吃白不吃。」許衡淡淡地說：「梨可以沒有主人，我的心不能沒有主人呀！」說完，許衡忍着飢渴離開了那棵梨樹。我繪聲繪色講，兩個孩子豎着耳朵聽。最後，我特別強調說，魚沒人管，可是你們的心有人管，你們自己管住自己不去做不道德的事情，那麼，你們就是心的主人。聽完我的悉心教導，小寶說，算了，不連

了。女兒附和，不連就不連。我很為我的「言傳身教」得意了一把。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轉眼女兒考上了大學。女兒上大一那一年，學校黨支部發展新生入黨。女兒微信問我，媽，我想遞交入黨申請書，您意下如何？我當然支持女兒積極入黨，但我想了想，沒表明態度。而是說，孩子，你長大了，要做你心的主人，自己拿主意吧。過了不久，女兒告訴我，她已經是一名預備黨員了。我想，這是孩子自己的選擇，她遵從了她的內心，也一定會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她的心既然有了合格的主人，我這盞「指路明燈」也就安心啦！

說安心，其實是一種自我安慰，孩子做事不可能盡如人意。前年年底，老公單位分發的福利待遇是一張面值2,000元的商廈購物卡。要說我這人吧，平時花錢買衣服捨不得買貴的，一旦擁有了購物卡就捨不得買貴的，不過，我捨不得給自己買，而是給我女兒買了一件羊絨大衣。當初，我帶着孩子去了商廈的品牌專櫃，女兒相中了一件2,800元的米黃色長款，拿着去試穿。我覺得這件大衣搭配的那個毛領子很時尚，就問售貨員，請問，那個毛領什麼材料？答曰：水貂毛。售貨員補充說，水貂毛比狐狸毛舒服，別看這點小毛領，價值將近1,000元呢！

過了正月十五，女兒大學開學，她穿着心愛的羊絨大衣去了學校。轉眼又到了寒假，去年底，女兒回家，又把羊絨大衣穿回了家。我覺得不對勁，因為我沒看見那個水貂毛領子。我問，妮子，你的衣服領子沒戴嗎？戴着多暖和呀！女兒說，媽，我把那個臃腫且礙事的毛領子扔了，我要學會斷、捨、離，做一個不拖泥帶水的人，沒有毛領子，更美觀動(凍)人。我一聽這話，來氣了。我說，你這個敗家孩子，你不要，可以拿回家來，怎麼隨便就扔了呢？女兒說，媽，你不知道現在流行斷、捨、離嗎？那個東西給你也沒用，放在家裏還佔地方。

其實，我知道斷、捨、離，那是日本女子山下英子提倡的一種新生活觀念。我還曾經寫過一篇《學會斷捨離》的文章，發表在雜

誌上。但是，我主張扔掉的是破紙箱、廢酒瓶、舊衣服等不值錢的賤價物品。如今，我的孩子把時髦貴重的東西扔了，簡直太讓我心疼。我對女兒說，我贊成斷、捨、離，可那要有個度，不能浪費，說，你還扔了什麼東西？女兒見我生氣，笑嘻嘻說，就扔一個毛領子，以後，再也不扔東西，都拿回家，讓我媽過過目，再處理也不遲。

到了晚上，老公回家。飯桌上，我跟他說：你閨女把價值千元的水貂毛領子扔到了垃圾箱。還沒等老公說話，女兒驚訝地叫起來，什麼有那麼貴嗎？早知道我不扔，我以為那是裝飾品，不值錢呢。老公說，扔了就扔了吧，以後別再亂扔東西就行，我們中華民族的榮光傳統是：節約光榮，浪費可恥。我說，對，以後不要學什麼別國的斷、捨、離，咱們是中國人，要弘揚咱們的自己的傳統美德。

因為全國疫情沒結束，女兒的學校一直沒開學，待在家裏，實在憋不住了，9月份，她的幾個高中同學開始輪流請客聚餐。那天下午，我家女兒回來，手裏提回來一個大包，我打開一看，是剩飯剩菜，我說，孩子你學會打包了，不斷、捨、離了呀？女兒說，這是給咱家毛毛吃的，買狗糧也要花錢，這樣多節省。我打包的時候，有個女同學笑話我，說我還沒結婚，就學會過日子了？我說我這是響應「光盤行動」呢！我這樣一說，大家覺得我做對，都過來幫着我打包。

我對女兒說，孩子，你真是孺子可教也！毛領子那事，我再也不叨叨啦。女兒聞言大喜，從她的臥房探出頭給我一個大大的飛吻。那個月女兒打包好幾次，直到我家毛毛吃夠了，看見剩飯就扭頭不理。10月份，全國神獸歸籠，我家毛毛也開始了正常生活。有一天，我發給女兒微信，問她，咱們家學學古代那些書香門第，也定個家風家訓來光耀門楣，你說，該用什麼字合適？女兒回覆，天空中飄來八個字：曰：節約光榮，浪費可恥。我呵呵直笑，表示認可。隨後，我又發給女兒這麼一句：做心的主人，需取捨有度。

被浪費的梅拉尼婭

本文見報時，「壞孩子」特朗普已下台，雖然曾是超級大國領袖，但對一些美國人或中國人來說，其反覆無常的言行，令他看來更是一位努力在世界舞台上表演的小丑。如今丑角退出舞台中央，觀眾或許少了點笑料，國民也少了點提心吊膽，這當中包括剛過氣的第一夫人梅拉尼婭(Melania Trump)。

作為斯洛文尼亞移民，梅拉尼婭本來可以是典型的美國夢故事主角，以其前模特兒的經驗和身高，更可以是「美國時尚代言人」的最佳人選，但由於對其總統夫婿特朗普的厭惡，向來偏左翼的美國媒體，乃至時裝界都冷落她，以致她的特長和資源沒得到很好的發揮和利用。

記得特朗普當選初期，已有數位重量級時裝設計師如Tom Ford和Marc Jacobs等放言，不會為梅拉尼婭設計禮服，但她最終還是穿上了具代表性的大師Ralph Lauren的作品：剪裁合度的天空藍圓領裙裝，頗受好評。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甘迺迪的夫人積琪連將法式優雅帶進大眾眼簾後，美國人對第一夫人這個角色有了另類「期待」和不成文「規定」，把她視為時尚代言人，發揮「夫人外交」的軟實力作用，尤其在着裝方面。

當年的積琪連，因為修讀文學兼留

學法國，並在當地時尚雜誌工作過，對法國文化和法式時尚甚有研究和喜愛，加上當時的美國社會還很土氣兼且尚欠自信，她的法式優雅予國民眼前一亮，並刺激美國成衣業升級，拓展高端市場。

隨着美國流行文化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抬頭，國民對第一夫人有更高的要求，就是作為美國形象代表。這時，演員出身又身材高挑的里根夫人南茜大派用場，美國時裝設計師協會(CFDA)高層親自游說，勸她在重大場合穿上美國設計師作品，以推廣美國時裝業，她也成為首位兼唯一一位獲該會頒發「終身成就獎」的第一夫人。

到了形象專業和身形高大的奧巴馬夫人米歇爾出現，加上她的少數族裔背景和高學歷，美國媒體和時裝界簡直如獲至寶，尚未正式上任主白宮，已把她吹捧為積琪連翻版——雖然她們形象相差甚遠，且不說時尚雜誌，連像《時代》這樣的時事性周刊，都罕有地闢出兩版，把她打造為「美國面孔」(Face of America)，風頭壓倒一眾當年走天橋的超級名模。

但對個人條件最佳的梅拉尼婭卻冷淡多了，曾3次讓米歇爾登封面的《Vogue》美國版主編Anna Wintour甚至公開揚言，梅拉尼婭不適合該刊……



琴台客聚

伍卓榮

智能也自私

新房裝修完開始打掃衛生的時候，我沒有循例請鐘點工幫忙，而是在網上給自己找了個時髦的助手：智能掃地機器人小壞。

「小壞」是我後來給它起的名字。和類似的「人如其名」一樣，小壞是「機如其名」。奉行「貴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貴的不一定是最壞的」網購原則，我選擇買小壞的時候，花了比較多的銀子，因為店家宣傳小壞是超級智能的。

小壞到家的第一天，在第一次指示它幹活之後我就想把它退還給店家了。原因是那天滿屋都是灰塵，我因為打掃了大半天而累得不行，快遞員把小壞送了來，我迫不及待地把它裝好，便放到地下讓它吸塵。結果，它慢吞吞地滿屋轉悠了一圈，看起來是在努力工作，到最後灰塵沒吸走多少，倒是把自己弄得灰頭土臉的，在用語通知我它「清掃完畢，返回充電」之後，又把充電器沾上滿屋的灰，作為主人的本呆還得辛辛苦苦地用濕抹布給它

擦潔，又把沾上灰的零件拆下來清洗了一遍。雖是有不想退貨的心思，但是因為它已弄得如此骯髒，配送的掃把頭被水洗完又變得披頭散髮的，便只好留下。

後來有朋友說此類機器人只能用於平日在家裏乾淨的時候掃除一些細小的灰塵和渣子，並無多大用途，其實並不智能，只聊勝於無。然而我卻知道小壞其實是很智能的，因為它擁有自己的思想。小壞和人類一樣，亦有著自私的一面，通過幾次認真的觀察，本呆發現它每次掃地的時候都格外認真地清掃自己的「住處」——充電器四周，每次都要來來回回地掃上掃而，而到了屋裏其它地方，則是非常敷衍地掃一掃而過，然後飛快地通知本呆它「清掃完畢，返回充電」了。

除了自私，小壞也非常地任性。有時候經過它的住處，不小心碰到它，它便一言不發地開始掃地，這時候你想去摳它的開關讓它停下來，根本摳不住，它賭氣一般飛速旋轉着，一意孤行地滿屋亂竄，想掃哪兒就掃哪兒，想不掃哪兒便不掃哪兒。那些我隨意扔在地上坐靠

的抱枕便因此遭了殃，被小壞坦克一般地碾過，或者撞擊，屋裏簡直成了災難現場。

當然，本呆是不屑於和機器置氣的，便常常躲它老遠，用十多年前200元錢買的老吸塵機手動吸塵。儘管老吸塵機聲音大得驚天動地，但是和小壞比起來，至少本呆想讓它動它就動，想讓它停它就停，它是沒有自己的思想的。據說如今自動駕駛的汽車價格已經很親民了，知道我想買新車的朋友便慫恿我「走到時代的前端」，一想到汽車在自動駕駛時若是和智能掃地機器人一樣自私和任性，本呆便不寒而慄，表示不願意走到時代的前端。

前些日在網上看到一幅漫畫：一個機器人坐在路邊的椅子上看書，另一個小機器人趴在椅子上畫畫，一群人從兩個機器人面前走過，每個人都低着頭專心致志地看着手裏的智能手機。不知道是不是本呆的錯覺，只覺得看書的機器人嘴角泛着一抹嘲諷的笑。

仔細想想，人類如此依賴智能機器，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